



密斯脫
特威斯脫

馬爾夏克著 任溶溶譯

С. Маршак

Мистер Твистер

Перевод Жэн Жун-жун

Шанха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1949

密斯脫 特 威 斯 脫

著作者 馬爾夏克 翻譯者 任溶溶

發行者 姜格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電話九一二四三

電報掛號 «ЕРОСИРУВСО» (五二〇〇〇一)

一九四九年九月初版 (4000冊)

密斯脫

特威斯脫

馬爾夏克著 任溶溶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到了羅馬

就照羅馬人的做法去做……』

大鬧佬

出洋遊歷

一切旅行手續

委托通濟隆●全盤辦理。

立時三刻

碰到旅行奧緞

打動了你

想要出門一次

週遊世界

看看各國的名勝古蹟——

● 通濟隆：(Cook)，美國一家有名的旅行社。

庇薩斜塔^②

克里姆林宮、巴黎 ——

通濟隆旅行社

快得像閃電——

只要你給他

一個通知——

他已經替你定好船艙

在大海洋上

行駛，

或者包好一架飛機

給你私人享福

或者送給你

一匹駱駝、

或者

一隻麋鹿；



② 庇薩 (Pisa)，意大利西北的一個城。

在頭等旅館
他給你定好了
頭等房間，
床上吃早飯
只要電鈴
一按。

上高原
下低地，
朝東
往西——
通濟隆旅行社
可以帶你
到任何地方
每一處
佈置得妥妥當當。

★

★

★

密斯脫

特威斯脫，

前任的

部長，

密斯脫

特威斯脫，

百萬富翁，

銀行家和經紀商，

股票、

報紙、輪船、

地產的大老板

他覺得操勞過度

該當休息休息，

環繞偌大一個世界旅行一番

避開了左鄰右舍、朋友親戚。

這麼着
他決定了
帶太太去旅行一趟，
還帶蘇茜
他的千金寶貝，
又是他生命的光。
他的蘇茜
一口答應，
他的太太，也沒有抬槓。

『那麼去呀！』
蘇茜一聲歡呼。
『去叫傑姆斯！
汽車在什麼地方？
讓我們大家去遊覽遊覽
蘇維埃聯邦！』

『哎唷心肝女兒，』
她的寶貝爺娘馬上阻擋，
『誰那麼該死
在你那漂亮的腦袋兒
種下這種混蛋的思想？
倒不如到西班牙，
那邊的鬥牛好看得很……』

心肝女兒蘇茜於是撒嬌：

『那麼去你們的
可沒我的份！
我想換換花樣：
喝撲鼻的羅宋湯，
吃新鮮的魚子醬，
在紅莓子樹底下，

樹蔭當中，
隨便躺躺。』
特威斯脫那老傢伙
反對，
生氣，
嚷道『豈有此理！』
可是蘇茜，
完全是小姐脾氣，
說出話來，
像個女皇帝。

✱

✱

✱

立刻
電話一撥
給通濟隆去說：
『喂，伙計！
給我們預定

四個特等房間：

從紐約

到列寧城。

要有浴室，

要有游泳池，

還要有花園，

哎喲等等！

聽個仔細，

弄個清楚

在那乘客的名單中：

不許有塌鼻子，

不許有黑炭團，

不許有紅頭阿三，

不許有福州來的

流氓混蛋！』

特威斯脫那老傢伙，

一想起了

黑面孔，

禁不住就心頭作嘔。
有色人種那副模樣，
他一點兒也不好受。

通濟隆旅行社

在電話裏答應：

是是！

當然當然！

準定照您的吩咐！

怎麼說，就怎麼辦！

恰巧

還差兩分鐘

輪船就要解纜，

這時候才來了

特威斯脫一家人

扶着欄杆上甲板。

他帶來了

太太

穿的一身旅行服裝，

一副玳瑁眼鏡

高高地架在鼻樑上；

他帶來了

他的蘇茜，

身上穿得妖裏怪氣，

他的那隻小猴

緊緊抱在懷裏；

他帶來了

山一樣高的行李
上面貼着標籤，加上了鎖，
他帶來了
四條大漢
拿着四十四件包裹。



輪船開了，
航行在

大海洋上，
從美利堅合衆國——
開到蘇維埃聯邦。

它的方向
朝着東邊，
正像烏鴉飛行的路綫；
船揚起來的波浪
轟隆隆，咕嚕嚕，
當它一路
向前。

密斯脫
特威斯脫，
前任的
部長，

密斯脫
特威斯脫，
百萬富翁、
銀行家、經紀商、
報紙大王，
他愛玩紙牌——
可惜這裏不是地方。

在大洋上
他整天兒閒空
於是拿定了主意
要學學拍網球，
讓身體活動活動。

在甲板上
在花園裏

四面圍着球網，
他跳起來
接一隻球
像跳脚尖舞跳得發狂；



樣樣東西
都叫棕櫚樹蔽了蔭
擋開了刺眼的陽光，
他追趕
一隻球
像蠻牛在那兒亂撞。

接着他在肥皂泡裏
洗澡
興高彩烈，非常痛快。
他跳進

游泳池

就在那兒吃大菜。

恢復過精神以後，

他走到

彈子房，

到牆邊

一個架子上

拿下一根彈子棒。

輪船

一路航行

和所有輪船的航行一樣——

它像神話裏出來的

宮殿廳堂。

所有
和他一起遊玩的同伴
都是他的同胞——
沒有黑炭團
也沒有中國人
只有和他身份相同的大好佬。

黑炭團呀
中國人
他們要到國外
可一股腦兒
裝在一種大不相同的船裏
飄洋過海。

黑炭團呀

中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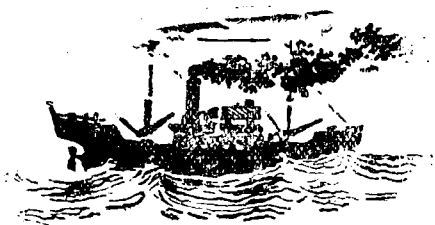
裝在貨船的船艙，

海浪

煤煙

早早晚晚

要刮在他們身上。



密斯脫

特威斯脫，

旅行得遠迢迢，

他是個遊歷家

想要到

蘇維埃聯邦去瞧瞧。

列寧城的擁擠

列寧城的鬧哄哄

逐漸逐漸聽得見。

在船的右舷

露出了天邊。

許許多多

小船

浮在灰藍色的水面，

無窮無盡的工廠

在岸邊綿延。

他們抓緊了

帽子

昂頭闊步地走下跳板，

一擲眼的工夫

特威斯脫一家三口

已經在岸上遊玩。



接着

他們瞧了瞧

金頂的塔尖，

再轉身

走到他們的汽車

把一個個輪胎驗一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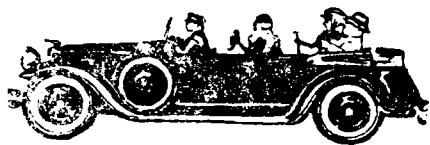
太太小姐

坐好了，

行李

裝好了，

汽車一衝



呼呼呼開過街道——

汽車夫

在前面，

他坐在前而是本該，

老特威斯脫

在後面

行李袋頂在膝蓋；

他的太太

在他左邊，

用手握緊了雨傘，

猴子

和蘇茜

擠在他右身旁。

★

★

★

密斯脫

特威斯脫，

前任的
部長，
密斯脫
特威斯脫，
百萬富翁、
銀行家和經紀人，
玩紙牌他頂喜歡，
汽車到了目的地，
他走進
英吉利旅館。

咬着
金圈的
雪茄，
他說
(用的是本國話)：
『喂，伙計，

我們已經到啦呀！
看門的！
我的行李！
嚟，掌櫃！
事情可曾辦成功？
我給你的電報，
都收到沒有？——
一起是六封？
我的套房——
可曾預備好？
我們都累得不得了。
急着想吃。
巴不得
弄根骨頭咬咬！』

『你們的房間呀，先生，
都已經預備好——

三樓，右方，
那邊又風涼，
又靜，
而且有亮光。」

★

★

★



接
着
他

們
排
單
行，
筆
直
穿
過
客
堂，
大
踏
步
走
過
那
特威斯脫
和

女兒
以及
猴子
(喜氣洋洋)——
後面跟了太太，
眼睛盯在標籤上——
在她旁邊的是看門人
(拿着四個行李箱)。

他們
走進電梯。
它
升到他們那一層樓。
他們
繼續
大踏步
向他們的房間走。

經過鏡子，
轉彎抹角，
慢吞吞的腳步
來得個
小，
他們
走了
又
走——
像蝸牛
在那兒賽跑。
在前面，
看門人
大踏步走
衣服鑲了金邊，
在他後面
特威斯脫先生過來了，
(不高興的神氣堆了一臉)

在他後面

是太太

樣子非常『自以爲是』（Comme il faut）

在她後面

是小娘兒，

牽了

那小猴子。

突然

一下子

特威斯脫一家人

呆呆站定。

他們嚥了口唾沫

睜大了眼睛。

『老天爺幫幫忙！』

他們大大吃了一驚。

他們站在那兒
彷彿剛從夢中醒來，
他們站在那兒
（那特威斯脫一家三口呀）
目瞪口呆：

沿着
走廊，
從靠近他們房間的
一個套房門口，
來了一個黑人
安閒地
想要下樓。

從靠近他們房間的
套房

來了
那黑皮膚的人；
又高大
又強壯
衣服簇新；
他一路走
一路抽
他的煙斗，
他一面嘴角露出了
微笑
一面哼
他的小調。

嵌滿了
一牆壁的
無數鏡子，
反映出
無數的走廊，



沿着

每一條走廊

從每一個靠近他們房間的

套房門口，

都走出一個黑人，

安閒地

想要下樓；

在每一面

鏡子：

有一個黑皮膚的人

又高大

又強壯

又衣服簇新；

他一路走

，每一個他，抽

他的煙斗；

每一個他，一面嘴角露出了

微笑

一面哼

他的小調……

密斯脫

和密昔斯

（還有小姑娘），

巴不得

依舊在他們的卡拉馬蘇本鄉。☞

☞ 卡拉馬蘇（Kalamazoo），美國密歇根西南的一個城市。

『這是怎麼回事！』

特威斯脫這樣咆哮：

『他難道住在這裏？

我寧可

跟酒鬼在一起！

讓開！』

特威斯脫一聲喊叫，

轉身就走回頭路——

『我們要找一塊地方

沒有這種黑公豬！』

說着

回頭

穿過

那

走廊

排

單

行

衝出來

特威斯脫

和

女兒

(忘記了

所有的

喜氣洋洋！)

她的

猴子

搶在

前面，

他的

太太

跑得

昏了頭；

只有看門人

一步一步，

安閒地

走在

他們背後。

他們

搶着

下

樓梯，

用

折斷

頭頸的

速度，

他們搶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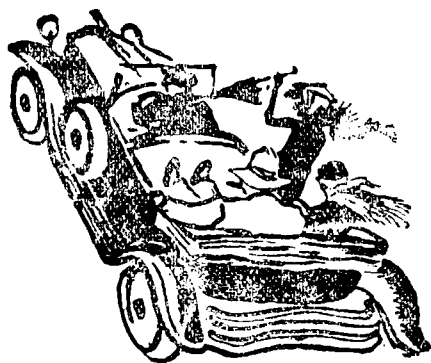
走出門口，

腦子裏七葷八素！

他們衝到

他們的汽車旁邊

蓬隆一聲，擠進裏面！



悶着一聲不響，
汽車開走，彷彿閃電……

★

★

★

當他們在街上
飛跑，
看門人
拚命盤算，
接着他走到

電話機旁邊

它就離他的座位不遠。

他撥了

一個號碼：

四個二，一個零——

『阿斯托利亞旅館？

是你嗎，

老佐？

『我是彼得

看門人……

喂喂，是我。

聽着，伙計，

是這樣的：

你聽我說——

一班

遊客，



正望你那邊來：

一個男人

帶了太太、

和

女兒、

猴子——

皮箱、布袋！

他們是那種

說大話——

口袋裏麥克麥克，

白臉孔的紅毛。

他們看見了有色人種，

心裏就受不了。

「他們要問你

開一個房間，老佐，

你就打發他們走路……

準定這麼辦！

再見，老佐，

千萬別讓他們獸住！』

他另外

又撥：

四個四

一個二——

『西西里旅館？

斯傑夫，

是你？



『我是彼得，

看門人……

喂喂，是我。

現在聽好，老朋友，

是這樣的：

你聽我說——

一班

遊客

也許要到你們那邊：

一個男人，

帶了太太，

和

女兒，

以及猴子——

就是今天！

『他們是那種

說大話——

口袋裏麥克麥克，
白臉孔的紅毛。
他們看見了有色人種，
受不了。

『他們要問你
開一個房間。斯傑夫，
把他們送走得了！
那麼講定啦！
再會。斯傑夫，
別讓他們跋着就好！』

這一次，
他撥
三個五，
一個十——

「歐羅巴旅館？」

是你，

老本？

『我是彼得，

看門人……

喂喂，不錯是我。

現在聽好，老兄

是這樣的……』

等等、等等，他一口氣接下去說……

★

★

★

汽車呼呼呼地開，

一條條街

上去，
又一條條街
下來——
街道靜悄悄，沒有半點兒塵埃。

汽車夫
在前面，
他坐在那兒是本該；
老特威斯脫
在後面，
行李袋頂在膝蓋；
他的太太
在他左面，
用手握緊了雨傘；
猴子
和蘇茜，
擠在他的右身旁……

風刮起來了——

這是從海上吹來的

風；

太陽下山了——

這是用茶點的

時間；

太太小姐嘆氣了——

這是心裏發出來的

嘆氣；

猴子哇哇叫了，

這是牠想吃

香菌和肉包子……

阿斯托利亞旅館，

在果戈里街當中——

『沒有了，』
看門人說，
『一個房間也不空！
屋子都住滿，
至於預定到什麼時候爲止，
我可記也記不下。
種棉花的莊稼人
又到這兒
開會來啦。』

西西里旅館，
在彼斯杰耳門：
『沒有了，』
看門人說，
『你們該早點兒來問。
我們客滿了，
而且預定到

一個月
後面啦——
是種桑樹的
莊稼人
開的
大會呀。』

歐羅巴旅館，
在普希金廣場：——
『沒有了，』
看門人說
『對不起，真真沒有地方！
我們都住滿了，
而且預定到
一個禮拜
左右吧。
一個捷韋的戲班，

準備在這兒
上演呀。』

一條條街道
上去，
汽車呼呼地開，
綠燈往前衝，
紅燈停下來。

突然之間，
一隻輪胎洩了氣……
一點
又一滴，
汽油用到了底……

密斯脫

特威斯脫，

前任的

部長，

密斯脫

特威斯脫，

當今的百萬富翁，

銀行家和經紀商

（這時候，紙牌他看也不再想看）

重新

又回到

英吉利旅館。

和他在一起，

他的太太，

穿着旅行的服裝，

她的玳瑁眼鏡，

這時候低低地
掉在鼻樑上；
和他在一起，
他的蘇茜，
皺起了眉頭不舒齊，
她的小猴子，
也垂頭喪氣。

他走進
門廊，
要開一個房間；
他要
淋個浴，
吃一頓
大餐。

時鐘

敲了十二響——

正是睡覺的標準時光。

看門人從他的座位

隨隨便便

走到他們面前。

『你們來晚了一步！』

他說。

『你們的房間，

對不起，

已經出租！』

『見鬼！』

特威斯脫一聲吼，

吃了一驚，

混身一抖。

『你瞧，』
看門人說，
『我們擠得要命，
簡直擠到了屋頂……』

蘇茜低聲咕嚕，
『又要出去，
坐汽車兜馬路？
我不去了！』
她竟然就哭。
『這根本是趕野鴨，白費勁。
如果我們在這兒
找不到一個房間，
那麼乾脆用錢把它買下來就行！』

『很好很好，』

特威斯脫回答，

他嘆氣嘆得好淒涼，

『或者就在聶瓦河上買一幢住宅！

很好！』

他嚷。

『可是呀，心肝，

你要記好，

你不是在芝加哥，

甚至於，』

他加上一句：

『也不是在古老的聖梯亞哥②

在列寧城

② 聖梯亞哥（Santiago），智利的首都。

人們

就是不賣——

連一幢屋子也買不到，

也不用說

把這麼一幢旅館買下來！』

『喂！』

銀行家

兼股票老板，

對列寧城的看門人，

粗聲大氣地嚷叫：

（看門人

把鐘看了看）

『替太太、小姐和我

找

一塊地方，

錢隨便你討，沒關係！』

看門人回答：

『你聽我講，

『今兒晚上，

無論多少錢

也弄不到一塊地方給你們！……

我們的房間

全部住滿了

黑人和白人！……』

『我的心肝寶貝，』

特威斯脫氣呼呼地說：

『看來簡直糟糕。

我們還是去

找一張公園長凳的好。

我們只好睡在那兒啦，天噢！』

他的蘇茜

和太太，
對着這句話
發楞……
可是列寧城的看門人
很快就叫他們安靜。

他端給她們
兩張帆布床——
說是定價相宜！
至於特威斯脫呢，
他給他
一張『豪華的』靠背椅！

太太小姐
翻身上床，
很快就睡着。

『阿——欠！』

特威斯脫伸了個懶腰，

『我也想睡個悶頭覺！』

他就這樣走進睡鄉——

躺在

英吉利

旅館

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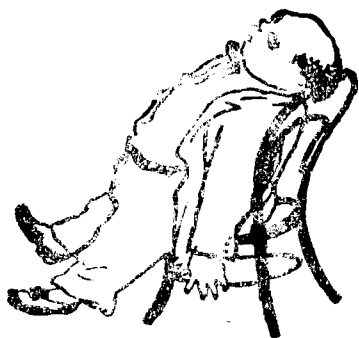
站着

的

一把

椅子

上——



安息了，密斯脫

特威斯脫，

前任的

部長，
密斯脫
特威斯脫，
當今的百萬富翁、經紀商……

★ ★ ★

他睡着了……
睡覺的時候
他皺眉頭，他微笑。
他做了
一場夢。
他哈哈大笑
他哇啦啦怒叫。

他夢見
自己無家可歸，

孤零零地在鎮上，
來來去去
整天彷徨，
忽然之間
你想是誰從空而降？
原來是『老庫克』[◎]
開來了一架飛機——
還帶來了啤酒一箱！

特威斯脫
心中發癢，
要更開心
也不可能。

『你呀』

◎ 老庫克是通濟隆旅行社的老闆。

正是

我所要見的人！』

飛機降落下來，

特威斯脫

連忙跨進裏面。

『走吧！』

他對老庫克

叫了一聲

笑容堆了滿臉。

飛機

昇得高高的，

飛了又飛，嗚嗚嗚，

一直來到他的大樓

在卡拉馬蘇。

他於是
跳出飛機
衝到
門口。

『在這「哥爹」(國家)
沒你的「計方」(地方)！——』

管家講話，很不清爽。

他關上了門，

留下一陣冷笑，

一雙白眼，

特威斯脫登時驚醒：

還是在英吉利旅館——

一張七尖八角的椅子上

混身都是冷汗——

密斯脫

特威斯脫，

前任的部長，

密斯脫

特威斯脫

當今的百萬富翁、經紀商。

★

★

★

一大清早

擦皮鞋的

開開心心走進旅館，

收集起

所有的鞋子

擦得實在夠手腕。

他塗上鞋油

一面唱着

小調。

他塗上鞋油

又把鞋油擦掉——

有黑皮鞋
有黃皮鞋，
有寬、有窄，
有瑞典貨
有波蘭貨
還有一些鞋子
在旁邊繫鞋帶。

另外一些
註明了蘇維埃、
德意志和法蘭西、
英吉利、保加利亞、
長凳子上做的、
捷克、
丹麥

和荷蘭。

他又擦，
又塗油，
手段高明，功夫講究。

他一彈
一拍
把一堆皮鞋擦好！
他吹出一個調子
戴上他的鴨舌帽；

哎呀
你瞧！
從一張鋪得好好的椅子，

站起來了一個外國佬，
他欠伸着，
把頭髮
用手掃了掃；

看門人
彼得，
又整齊又挺刮，
走出辦公室
過來對他們講話。

看門人說：
『我們有
一個三間的套房，
有浴室、
有陽光照得到的客廳，

真是式式俱全，樣樣妥當。

如果你們願意

我不妨領你們去看看

那地方，

只不過——

有些事情

說不定

你們該先聽我說一說：

『左面的房間

有一個孟加拉人，

右面的房間，

一個錫蘭人；

上面的房間

有一個日本人，

下面的房間

一個爪哇人；

『走廊對過
一個安南人，
還有
幾個暹羅人。

『走廊上去
一個馬來來的姑娘，
走廊過來
一個東開來的姑娘。

『別忘了
還有西藏人、
阿比西尼亞人、
以及巴勒斯坦人、

印度尼西亞人、
和波里尼西亞人。

『走廊那一頭
有一個印度人
和一個祖魯人。』
『有一個客人
來自尼羅河，
還有一些客人——
一個卡拜爾人、
一個黑人、
一個愛斯基摩人、
一個大亞克人、
一個斯洛伐克人，

① 祖魯人 (Zulu)，南非洲民族的一種。

② 卡拜爾人 (Kabyle)，居住在非洲 Algeria的一種民族。

③ 大亞克人 (Dyak)，婆羅洲的上人。

人們來自祕魯、
以及丁布克圖、[⊖]

福州

和蘇州、

杭州

和廣州

通州

和溫州……

還有許許多多別的人，
住在每一層樓。』

老特威斯脫，

他咯咯地笑

拍了拍大腿。

『算數！朋友！』

他高聲答嘴。

⊖ 丁布克圖 (Timbuktu) 西非洲的一個城市。

『鑰匙給我
請你
趕快！』
他吹着口哨——
澈底地
心花怒開。

接着他一把抓住
他的蘇茜
猴子
以及所有東西，
後面跟着密昔斯，
跑過走廊，跳舞似地。



一跳
一蹦，
活像一隻狗熊，
打破
英吉利
旅館的
安靜，
走掉了，
這位密斯脫
特威斯脫，
前任的
部長，
密斯脫
特威斯脫，
當今的百萬富翁。



